

■记 忆

小说之忆

□宋 涌

1953年,未满14岁的我,读了刘绍棠的几篇小说后突发奇想,他能写小说我为什么不能,不就是编故事吗?连着几天飞笔疾书,很快写出我的处女“大作”,跑到镇邮局寄给一家颇有名气的文学刊物。

邮局的大老王见我寄的是厚厚一摞稿子,瞪大眼睛问我帮谁寄,我理直气壮地说,什么帮谁寄的,是我自己写的小说!他问写的是什么,我说你等着在杂志上看吧。他等到的不是杂志而是退稿信,出于好奇他当着我的面把信拆开,急匆匆念了起来。写信的编辑误以为我是成年人,毫不客气地写着:请你先把小说的定义搞清楚,在这些基本常识没弄清之前,请勿浪费笔墨纸张和他人精力与时间。须知写小说不同于买冰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涉足的。

受此一挫,小说不敢写了,于是改写诗歌,苍天有眼,佑我在《鞍山文艺》上发表了一首诗,那是1956年。以后也曾发表一些作品,但没有一篇小说,那位未曾谋面的编辑伤了我少年的自尊。我发誓在没有熟练掌握写小说的技巧前,先下苦功夫读小说进而研究小说,总有一天我会写出小说的。

逼着我又提起笔写小说的是一场寒意逼人的秋雨。那是1982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夜里下了一场滂沱大雨,周遭水声哗哗,地下积水横流。小路旁一座歪歪扭扭的平房屋顶上,趴着一位老工人,小心翼翼地把一块块油毡纸盖在漏水处,再用砖头压住。

我被钉在那里迈不动步子,默默地待了片刻,最终忍不住说了一句:房子漏成这样子,找你们领导解决嘛。他感激地瞅我一眼回答道:领导能随便找?找了也没用,你看嘛,多得很。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山坡上,一排排工人宿舍的房顶上,补丁似的油毡纸一块连着一块,都是补漏的。

我心潮起伏,想不通为什么不能给工人建几栋不漏雨的住房。而离这些破房子不远的厂区一角,耸立着落满鸟粪的黑色高炉,那是几年前为了响应“洋跃进”而修建起来的,花了几百上千万。而这座高炉建成后只是个摆设,根本没有投入使用,惟一的作用是打造政绩。当时类似的现象到处都是,全国白白扔掉的何止十亿百亿千亿,那是人民的血汗钱,理应痛惜。只因无人追责也无须负责,充其量说一句干革命总要缴些学费的嘛,就万事大吉了。

我思索了很久,想到当时的口号“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民生被远远抛在一边。在这种方针引领下,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们,往往只检查生产不检查生活,只过问治坡不过问治窝,这几乎成了常态。于是我萌生一个自作多情的念头:权作一次精神救赎,替这些决策者们写篇忏悔词。用什么方式呢,只能借用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生活就这样逼使我拿起笔写起了小说。

记得一位作家讲过: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应当是从你的心上回来刮过,刮得你心尖发痛浑身打哆嗦的那种东西。我就是在心尖发痛浑身打哆嗦的日子里构思出这样一个故事:下基层督导建设“洋跃进”高炉工程的鲍司长,将一位提议用建高炉的巨款给工人建房的企业领导撤职。他在离休之年反省自我忽有所悟,深愧对号称国家主人翁的工人群众,决定重返底层赔礼道歉,结果猝死在高炉旁的工地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偿还自己所欠的“心债”。《心债》发在《山花》1983年5月号的头条,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

《小说选刊》影响面大,《心债》经它一转载,电报电话和信件纷至沓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位导演要求转让改编权,叮嘱我拒绝其他人的改编要求。来电要改编权的还有大连电视台等单位。结果没过多久北京那位导演来电声明放弃改编,大连电视台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报。这也怪不得他们,当时风云突变,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谁不害怕呀。

辽宁有个腾鳌古镇,相传因鳌腾空而得名。镇上有个文化站,站长姓金名燕,是位长相俊美的才子作家,经常发表小说。我几次请教他如何写小说,他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后一笑了之。1954年初冬某日,金站长让我陪他去理发,回来路上问我对理发店老板有何看法。我答,此人滑头善变,对理发的老农冷若冰霜,见到你变成一团火,对我这个小青年他半冷半热阴阳脸,典型的市侩。金站长听罢大笑,你不是问我怎样写小说吗,把理发店的感受写下来就是篇小说,学会观察懂得思考就已经够大半个作家了。不久我被收进由他创办的文学创作组,成了最小的组员,两年后发表处女作,从此熟人称我为小作家。

我一直视金燕为恩师,没少听他讲有关写小说的种种技巧。1956年我外出读书跟他断了联系,3年后惊悉他被关进大牢成了阶下囚。原来,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侥幸过关,翌年县里给小镇下达一名“补充右派”的指标,身为作家的金燕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入狱后,他想不通,急火攻心,两耳致聋,落下终身残疾。

1982年严冬,我返乡为家父奔丧时特地去看他,一别26载,他抓住我的手泣不成声,连呼宋老弟冤枉啊冤枉啊。我选择最动听也最真诚的话语劝慰,他怔怔地瞅着我毫无反应。我猛然想起他已失聪什么也听不见,一阵心酸,我扑上去紧紧抱住他,大恸。当年那位美男子不见了,眼前的恩师形容枯槁,眼神迷茫,背驼腰弯,气喘吁吁。

后来的日子里,我发表过上百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未敢告诉恩师,怕他笑我王婆卖瓜。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想,该向恩师汇报了。孰料,恩师金燕已撒手人寰,驾鹤西归。斯人已逝,情以何堪;天公不公,枉为天公!

恩师金燕让我苦苦思索过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作家是什么的?

我曾是个理想主义者,很幼稚很天真又很愤青。所以一直认为,作家理应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记录者,像司马迁、鲁迅那种;作家应是《约法》里讲的“守望者”,目光犀利能看到社会的凶兆,负责指出大至一国小至一人的罪错,对未来的险恶发出警告,促进当下的觉醒和改过自新;作家应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他应极富同情之心,喜别人所喜,忧他人所忧,将全部的爱奉献给人间。一句话,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他的天职是扬善抑恶、主持正义,为普天之下无权无钱的弱者鼓与呼。

我深信不疑,我的恩师金燕就是这样的作家。从我的作品中他或许会认同,作为后来者的我,也一直按照这个标准在努力修补自我。

之一
我找到你送我的那本书
里面夹着我给你的信
你夹在书里的那枚邮票
不知是谁偷走了

你给我的微笑
夹在了书里
但我找不到
夹在书的哪一页

我对你的相思
夹在了书里
我背倚着你微笑
思索一页纸的厚度

我把那深黛丝的清馨
夹入书里
乘着浪漫的月光
流进我的夜晚

一本
书的
初恋

□杨东彪

你的声音
落成书中插着翅膀的文字
梦的穹宇
翩翩着你说话时的气息

我在书的插图里
看见你在深秋轻弹水面
你是否发现
送我的那本书
和夹在书里的邮票
在水上闪着粼光

之二
曾经是你的岸
在这里勾一湾静谧
等候晨曦照耀心路
在白天
叠出温暖寒夜的星辰
滴在通透的玻璃瓶里闪烁
曾经是我的水
在这里洗濯一路的风尘

迎迓黎明清澈征途
在风中
绘出夜幕初降时的心扉
寄于染蓝涅皂的黄昏

曾经你叠着渴望数明日
曾经我数着渴望叠明日
叠数之间
那积攒了大半瓶子的星光
不小心地碰撞
不经意间熄灭

如果我能为你岸
我给你的那湾只够容下你
满湾飘逸的,是你的裙袂
如果我能为你水
你就是我背上的船
驮着你避开所有的风雨浪
在这个我欲为水为岸的冬夜
呼唤,让熄灭的星火复燃
泪水,使纷扰的心纯净

访巴中有感

□张国宝

十巴中访挚友,
兰沟月潭溪谷秀。
十万大山秦关险,
九曲盘旋蜀道愁。
光雾山景眼前画,
米仓古道千古幽。
潜心百姓柴米事,
莫问沧桑与春秋。

注:原题为《有感
喜安仕巴中四年》

巴尔楚克的羊

□安 谦

天上一片云,地上一只羊。风吹过草上,梦里不知在何方。那是谁的羊,漂泊在天上。那是谁的云,四处去流浪。唱起心中的歌,我就是你的羊。走遍所有的路,我还是你的羊。唱起心中的歌,我就是你的羊。走遍所有的路,我就是在心上。

这首优美、亲切、具有大自然醇厚气息的歌词,出自我的一位朋友之手。而谱曲并且深情演唱的,则是我另一位维吾尔族朋友,他的歌声犹如天籁,十分动听。当我聆听这首歌时,总想起巴尔楚克绿草地上的那些羊群,那真是可与白云相媲美,也值得入词入歌的羊群。

巴尔楚克位于南疆喀什的东部,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北缘。由阿克苏经过巴楚,可抵喀什。巴尔楚克最为著名的,当属300多万亩连成一片、茫茫无垠的胡杨林,气势磅礴。到巴楚,不看胡杨林乃是一大憾事。而我也同样青睐柔弱温顺的巴尔楚克羊,它的独特也是可圈可点的。巴尔楚克羊全身毛色雪白,一般不杂其他色斑,整体干净清爽,而羊体本身又硕健结实,黑色嘴轮,耳际略有黑斑。而且公羊母羊均无锐角,属短脂尾。行走跳跃,都足见其充沛的活力。

最初,我在一个平缓的小土坡上见到它们,拿着相机对着它们一通猛拍,它们却目中无人,若无其事,依然我行我素,信步草甸,我差不多快碰到它们的身体,它们才后退几步,目光仍不惊慌,只是漠然地瞥了我一眼。它们对人可真不设防。

按当地人的说法,这里的羊吃的都是冬虫夏草,喝的是矿泉水,屙出来的是六味地黄丸,意思就是赞叹这里的环境幽雅,处在原生态的状态,羊群因为享受到了这种美好,以至于羊粪都是黑亮圆润的宝贝疙瘩了。这自然是一种夸张。但巴尔楚克羊生活的天地,确实是值得羡慕的。巴尔楚克多低地草甸,是纯绿色和无污染的天然牧场,植被相比其他地方要丰富许多,有层层的草甸、萋萋的苜蓿和生生不息的骆驼刺,还有随处可见的野蘑菇和甘草、马兰等植物。因此,常吃这些植物的巴尔楚克羊,就形成了肉质细嫩和鲜美的特点,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和低胆固醇。低地草甸的土壤是盐碱地,阳光下白色的盐碱泛在土壤上,如未融尽的雪花,清晰可辨,土壤里丰富的矿物质让巴尔楚克羊毫无膻味,味道极佳,乃羊肉之上品。

当地老乡告诉我们,巴尔楚克羊是优质的地方绵羊种群,一年四季都可以放牧,耐热、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和抗病能力都属强项,是农牧民长期自繁自育的产品,经过了200多年的风土驯化,遂成精品。

当地俗语:巴尔楚克的羊,男人吃了有力量,女人吃了更漂亮。在夏马勒农场野餐时,品尝过用胡杨原木熏烤的巴尔楚克羊肉,闻着就让人垂涎欲滴,真是堪称难得的美味佳肴啊。

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启事

朵日纳文学奖是为加强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繁荣少数民族文学,推进蒙古族文学发展,促进蒙古文文学创作及翻译,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协共同主办,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方控股集团鼎力支持下设立的奖项。现已成功举办两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赢得蒙古族作家、翻译家、读者的信赖和好评。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评奖工作已经启动,现将有关征集参评作品事宜公告如下:

一、奖项设置

1.朵日纳文学大奖,1名,奖金12万元。
2.朵日纳文学奖,7名,包括蒙古文原创作品和蒙古族作家用汉文创作的作品,奖金5万元。
3.朵日纳文学奖评奖,2名,包括蒙古文译汉文作品和汉文译蒙古文作品,奖金5万元。
4.朵日纳文学奖新锐奖,2名,40岁以下,未曾获过省级以上文学奖项者,奖金3万元。

二、推荐范围

本届参评的作品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凡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皆可参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作品,以集出版的方式参评;中篇小说单篇或结集均可参评;长篇小说单部参评;报告文学长篇或结集均可参评,不接受多人作品合集、选集、个人文集参评。每人限报一部(篇)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限。中篇小说指篇幅在2.5万字以上,10万字以下的小说,推荐材料中须注明字数。已获国家级文学奖项的作品不在评奖范围。

三、推荐办法及时间

由地方作协、出版单位或者两名以上专家推荐。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形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并填写“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参评作品推荐表”(内容包括500字以内作品内容简介和100字以内作者简介,蒙古文汉文均可,并加盖公章,推荐表可从《民族文学》网站下载,网址:<http://www.mzwxxz.com>),连同作品寄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评奖办公室。参评作品每部(篇)请寄送5本样书(刊)。参评文学翻译的作品,需附上原文复印件3份。请在邮件上标明参评作品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等。作品简介、作者简介须同时报送电子文本,发送至评奖办公室的电子邮箱,并视为同意授权将这些内容在网上公布,供公众阅读。

本届参评作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4年3月15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四、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评奖办公室
邮编:100009
联系人:杨冬铭 彭力勤 永花
电话:(010)83281266
邮箱:duorina2013@163.com

朵日纳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13年12月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是人世的基本道理。可是我们种了些大蒜,施肥浇水地折腾了好几个月,刨出来一看,一个个蒜头竟小得让人哭笑不得。它们的分量丝毫不曾增加,我们只是改变了一下它们的形状:下种时如月牙,现在变成球形的了。

我们还种了些西红柿。西红柿的生长期也像大蒜一样漫长,但它却没有让人失望。等到时间它就开花了,结果了,而一旦它的果实开始红了,那真是争着抢着地红,让你不知该摘哪个好。

最好的应该是小白菜了,种子撒下去,只要没有病虫害的侵扰,它宝石般的绿,一个月就可以在炒锅里轻歌曼舞了。收了一拨又一拨,真叫人喜不自禁。

而瓜类则是很有特点的作物,我们种了两个品种的南瓜,还种了几棵瓠瓜。南瓜出苗之后,起初是两片叶,接着有了三片四片,一直到了五六片,欢腾活泼;却只是慢悠悠地长着,个头总不见大。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它的头上生出藤蔓了,而就从这一刻起,它开始猛长了。那藤蔓简直是在牵着它快速奔跑。我们后来知道,这就叫跑藤。据说西瓜也是会跑藤的,但对西瓜来说,跑藤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预示着结不好瓜或者根本不结瓜了。而南瓜的跑藤却大可不必紧张,我们只给它掐了掐尖,让它有所节制,就好了。实际上南瓜跑起藤来,还是一道难得一见的好风景呢,你看它们棵棵都在跑,并且一边跑,一边开花,一边结瓜。这时候欣赏着它们,就像读着一首好诗或者一幅好画,心里不由得充满着快感和喜悦。

有一天,忽然发现在西红柿的旁边,又长出一棵秧苗了,看那叶子,无疑是一棵瓜苗。我们并没有种下瓜的种子,大概是什么时候无意间将瓜种遗落在这儿,才让它获得了一份生命。心里怀着对它的疼爱之情,每当给它的菜浇水的时候,也不忘给它浇上一勺。

但我们难以断定它到底是南瓜还是瓠瓜。所以很自然地,我非常留意它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是南瓜,也想搞清它究竟是哪种南瓜。

它终于长大起来,并且开了黄色的花朵,接着,花朵下面又膨出瓜蛋了。仔细一看,

哎哟!它既不是南瓜也不是瓠瓜,出奇了,它竟是一棵冬瓜!

我们不能不在心里思谋:它的种子是风来的,还是鸟巢下的?反正太好了,它是一棵飞来的瓜呀,正好填补了我们菜园里的一项空白。

于是,我们精心地关照着它。

我们注意到,和南瓜极为相似,在生出藤蔓之前,它长得很快,要静静地在那儿待上好几天,但一旦生出了藤蔓,它的生长态势就不一样了。它充满了蓬勃向上的力量。它的藤蔓总是探出身子四处窥测,寻找,试探,总是悸动着,转动着,躁动着,没有一分钟是安分的。

■土地与生长

跑藤

□刘成章

我于是隐约意识到,有什么事情要在它的身上发生了。而对南瓜的跑藤了如指掌的老伴说:跑藤在即!它是在做热身运动!果然,它第二天就开始跑了。

那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跑呀。

你看,它飞跑向前的藤蔓,姿势优雅,有如运动员长跑时形成的前倾角。如果把时间稍加浓缩,你便会看到,当遇到一道坎的时候,它一跃而过,然后就高举着一朵金色的花儿犹如奏响着凌厉的号角,一往直前,它起先只有五六片叶子,不久就变成十几片了,十几面绿旗在风中飘扬。此情此景,恐怕只有“浩浩荡荡”这个成语才可以形容。不久,它就冲向西红柿,只见它踩踏着西红柿的茎,挤压着西红柿的叶,碰撞着西红柿的花和果,更不理会在途中的野草杂花们会有什么感受,脚不点地地一路跑过去,跑过去,不知疲倦地跑。

它本来只有一个头,可是几天之后,它就变成了好多的头。每个头都躬起在空中,转动如巨龙之头,长在上面的细而灵活的卷须自

然是龙须了。它们展开了跑藤的竞赛。它们齐头并进,互不相让。它们一边跑一边长叶一边开着雄花雌花并且一路结瓜。它们好像是比谁在这世界上活得更精彩。

我们每走到那儿,下意识里,就像上了运动会的看台。我们在心里向它们欢呼,鼓掌。而它们好像也受到了鼓舞,劲头更足了。到了一堵大墙边的时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嗖地一下,它们都攀上去了。

待大墙绿遍之后,它们又转身跑至地上。似乎调整了速度,时而慢跑,时而有如散步。看来它们需要积蓄新的能量。它们比的是坚韧